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季文泽, 汤琳夏

(上海大学 心理辅导中心, 上海 200444)

摘要: 当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成效体现在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科学性和专业度明显提升, 工作重心不断前移, “医教结合”的工作模式取得实质性突破, 依托互联网拓展工作的渠道和空间等。进一步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应当加强“家校合作”的工作理念, 激活校园群团组织发挥朋辈的能动作用, 加强一线教职工的心理保健和权益保障, 建立校园心身健康数据有效联动的工作机制等。

关键词: 高校; 心理危机干预; 新进展; 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9)03-0053-07

Ment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Universities: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Ji Wen-ze, Tang Lin-xia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the recent progress of ment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universities. The achievements related to ment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 that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increasingly improved, it has become mor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and the focus of work keeps moving forward. Besides,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working mode of combining medical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e Interne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nding work space and channel.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risis intervention work, the concept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function of campus community and groups should be promoted. Additionally, the right of the front-line staff must be protected and a mechanism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campu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ata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universities; mental crisis intervention; progress; improving measures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遭遇有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或境遇, 使用现有的心理资源无法有效应对, 进而引起认知、情感、躯体或行为等方面的失衡或危险状态^[1]。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时期, 网络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和思潮的冲击、多元生活方式的呈现、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的发生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化, 都可能对大学生的思想与心理产生严重冲击。加之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造阶段, 辨别能力较弱, 极易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念混乱等, 导致心理危机^[2-3]。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紧急的应对方法帮助危机当事人尽快恢复心理功能、安全度过危机的专业助人过程^[4]。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本着“立足教育、有效预防、科学干预、及时控制”的原则, 通过构建心理危机预警机制, 有效预防心理危机

收稿日期: 2019-06-05

基金项目: 2019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实践研究课题(2019-D-097); 2019年上海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2019SZLX30)

作者简介: 季文泽(1988-), 男, 山东青岛人。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临床心理学、心理健康服务研究。

的发生,通过构建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有效化解心理危机的发展,为出现心理危机的大学生提供专业且及时的心理援助,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增强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培养大学生的人格成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进而维护校园稳定,保障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高校育人目标的实现。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相继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给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完善这一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2,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对高等院校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完善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队伍、转介疑似精神病患大学生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做出相关规定;《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号)指出“重视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保持良好的适应能力,重视自杀预防,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指出“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大学生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提出“建立预警防控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建立转介诊疗机制,提升工作前瞻性、针对性”等。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赋予了新时代的使命。

一、现阶段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成效

中国高校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5],在三十余年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和完善。及时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不仅对维护学生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也为维护校园的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一)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经历单纯实践经验—形成相关制度—制度指导实践—实践向制度升华—制度在实践中再应用的过程,顶层设计日趋完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

性和实效性。

1. 建立“全员”干预制度,不断明晰多部门协同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机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关系到学生安全和校园和谐稳定,需要校内多部门整合资源、通力合作。当前国家推进高校综合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6],为高校心理危机工作搭建更大的平台,使工作资源不断优化。在学校层面成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组成决策监督机构,由学生(研究生)工作部处作为组织协调机构,宣传部门负责信息发布和舆论监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专业评估和干预,校医院负责伤害急救,保卫处负责安全维护,社区管理部门负责生活保障,院系负责具体的落实执行和信息反馈,相互协作,构筑大学生心理安全的“防护网”。学校层面主导、各职能部门协同,不仅避免了责任过分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也避免了责任过分分散,使得职责分工更加明确、工作流程更加细化,确保心理危机干预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到实处^[7]。

2. 完善“全方位”干预制度,激发“学校—院系—学生”三级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队伍的能效。班级或寝室作为心理危机预警的最基层单位,及时发现并上报心理危机情况^[8];院系心理辅导员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执行力量,对得到的心理危机信号进行核实和评估,快速响应;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团队,为危机学生把脉,协助院系厘清干预思路,向院系提供专业支持。从学生到学院再到学校,干预队伍由“土”搭建成“台”再构筑成“塔”,打通心理危机干预通道,保证危机在发生后得到立即处理;从学校到学院再到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力量由“点”放射成“线”再联结成“网”,辐射到校园生活的最细微处。

3. 推进“全过程”干预制度,关注心理危机发生、发展和化解的全过程。干预工作不再是仅仅聚焦于心理危机发生后“应急式”的“救火”,而是动态掌握心理危机的全过程,根据其发生、发展、化解时的表现和特点等深入挖掘心理学动因,设计科学的心理危机处置方案^[9-10]。通过渗透式的危机预防实现对心理危机的早起排摸和预警,通过系统式的危机干预实现对心理危机的科学处理,通过支持性的危机后干预实现对已化解的心理危机进行持续关注 and 跟踪^[11-12]。心理危机

干预的工作思路由被动等待变为主动部署, 在制度中得以体现和固化。

(二)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度明显提升

1. 设计“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生命教育”多学科整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13]。主动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贯注生命教育, 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 注重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 增强大学生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 促进大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和潜能的充分发挥, 提升其生命意义感和幸福感^[14-15]。整合多学科的专业资源, 通过课堂教育、网络平台、仪式教育、素质拓展、团体辅导等途径, 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 提高危机识别的意识, 训练朋辈互助的技能, 放大心理危机预防的效果。多学科整合的教育模式引导大学生有意识地关注心理危机, 正确看待心理危机, 积极参与危机干预工作, 奠定有效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基础。

2. 专业培训助力心理危机干预一线教职工(以下简称“一线教职工”)的专业成长^[16]。近年来, 中德、中美、中英等中外联合组织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连续培训项目在内地蓬勃发展, 其主题除常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理论技能外, 也聚焦对自杀自伤、进食障碍、哀伤、人格障碍等的专门干预。立足本土的大学生危机干预专题培训也备受一线教职工的重视和欢迎, 其内容涉及人口学研究、进展研究、操作实务、经验分享、个案督导等。连续培训和专题培训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 在促进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专业能力持续成长的同时, 突出心理危机干预实践技能的训练, 摆脱“纸上谈兵”, 让一线教职工掌握实实在在的工作“利器”。

3. 实施督导制度已成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常态。现行的督导团队通常涵盖心理咨询、精神卫生、安全管理、法务管理、舆情监控等方面的专家。经由督导, 一方面注入不同领域的专业智慧, 提供更多的干预视角, 提高干预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技巧性; 另一方面训练一线教职工的专业敏感性, 提高其及早识别、准确干预心理危机的能力; 另外, 为一线教职工提供专业支持, 避免单一部门或人员应对危机时产生的无助感^[17]。此外, 随着中国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域与境

外高校的交流逐步深入, 在上海市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上海高校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等推动下,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专业伦理得以进一步规范。

(三) 工作重心前移, 心理危机预防工作卓有成效

每一起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 都是一次时间、人力、经济成本的巨大投入。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预防工作, 是高校开展育人工作的重要前提。当下,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重心从最初专注“救火”转到注重“健心”, 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提高心理弹性入手, 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宣传, 实施多种途径的危机早期识别工作, 探索融入生活园区的心理危机预防网络, 增强三级心理危机干预队伍的作用等, 实现心理危机干预的关口前移。

当前高校心理危机预防工作的主要趋势是依据不同标准将学生分层分类后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 面向新生提供以校园适应为主的, 大二和大三以亲密关系和生涯规划为主的, 大四和研究生以就业和社会适应为主的; 针对学生骨干群体(如党员、学生干部等)提供心理异常信号识别和朋辈互助等主题的培训; 根据教学安排, 在开学初期、考试前后提供心理建设或心理减压等主题的活动; 根据精神疾病发作的时间规律开展季节性预防工作等。

(四) “医教结合”工作模式取得实质性突破

协助个体有效度过心理危机, 需要全面了解其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状况, 并给予合适的支持。随着精神疾患在大学生心理危机中的比例上升^[18-19], 以及全国范围内精神卫生知识地普及, 高校逐渐意识到精神卫生(生理)因素在危机干预中的重要性^[20], 并把精神科评估纳入危机评估的必要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 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例如, 一线教师发现疑似精神障碍的学生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学生得到转介建议后不愿意前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就诊,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资源紧张等。

《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为高校探索“医教结合”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创造了空间, 并提供了相关可操作的路径^[21]。目前, 上海松江大学城七所高校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杨浦片区九所高

校与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临港大学城五所高校与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奉贤大学城与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大学与上海康平医院等均已建立合作关系^[22],推进“医教结合”的工作机制。合作内容包括提供面向教职工和学生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邀请精神科执业医师来校坐诊评估,开辟危机学生就诊绿色通道,为危机学生设计个性化治疗-咨询-教育方案,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选送高校心理咨询师或心理辅导员前往精神专科医院临床见习,开展危机干预督导和科研工作等。

以邀请精神科执业医师定期来校坐诊提供评估服务为例。一方面可以更准确地研判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及时转介;另一方面医生的专业身份和背景容易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医生和学生交流中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前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就诊的意愿。

以选送高校心理咨询师或心理辅导员前往精神专科医院临床见习为例。通过集中授课、门诊见习、查房示教、病例研讨、案例督导等环节,让一线教职工全程参与病患的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学习精神障碍的症状学、精神疾病的临床评估、精神科药物的分类和使用原则等知识,提高他们在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评估精神障碍的意识,训练他们评估问诊策略和全面收集病史的能力。

“医教结合”为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多元化的资源,使危机学生得到更专业和更有效的服务^[23-24]。医疗视角和教育视角的融合,使一线教职工不再单纯地冰冷地看待“症状”(危机表现),而是关注带着“症状”的危机学生,进而使心理危机干预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消除“症状”,而是在此基础上让危机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服务资源,尽快恢复社会功能,尽早回归校园生活。

(五) 依托互联网拓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渠道和空间

在互联网深入学生日常生活的大背景下,高校主动占领网络心理危机干预的新阵地。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形成线上线下心理危机干预的合力。在原有校园心理健康网站、校园论坛的基础上,高校积极探索“两微一端”资源建设,使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融思想性、知识性、互动性、趣味性、服务性、时效性、传播性于一体。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和新平台密切关注网络动态,了解大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交流和互动,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心理问题。加强网络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建设,形成网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心理危机干预主动权。依托互联网拓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渠道和空间,展示育人姿态,了解舆情动态,回应学生需求,让育“心”细无声。

二、完善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思考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不断完善、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新的困境。例如,部分家长和学生谈“危”色变,回避、否认危机信号或不愿寻求专业帮助;学生参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意愿较高,但危机识别的意识需要加强,危机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提高;长期参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一线教职工(如辅导员、安全保卫员、心理咨询教师等)耗竭感较强,易引发职业倦怠;“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间话语体系存在差异,协同性有待提高等。当前,中国高校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发展出新思路,用新视角理解新问题,用新方法应对新挑战,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心理环境,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保驾护航。

(一) 加强“家校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理念

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时,得到来自当事学生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25]。一方面,家庭是发现心理危机的重要渠道。如果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察觉学生的情绪波动或异常反应,并及时与学校沟通,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情况,商量干预对策。另一方面,家庭是危机干预时有力的支持资源。在危机出现的早期阶段,家庭的配合常常能够有效地防止危机进一步发展,使学生得到及时干预。在学校发现学生的心理或行为异常表现并与家人联系时,若家人能够信任学校的预判,理解学校的担心,可以与学校一起更好地开展干预工作。特别是在学生罹患精神疾病时,家庭和学校的协作是争取最佳诊断治疗时机关键。此外,向家庭传递科学的心理健康知识和家庭互动技巧,协助创造和谐家庭环境,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给予大学生

更多的家庭情感关怀,形成有效的家庭支持,也可极大地促进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

许多高校在开展危机干预工作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无法得到学生家庭的及时配合。细究缘由,或是家人不了解危机识别的知识,“不会”配合学校;或是家人对学生的未来感到担心,害怕学生被贴标签,影响日后的校园生活,“不愿”配合学校^[26]。学校需要理解家庭在得知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时常会出现的自然心理反应,并给予家庭必要的支持。加强“家校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理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家庭资源,减少家庭因不理解而产生的阻碍,势在必行。可以借助新生报到、本地生和困难生家访、新学期首日教育、家长信等途径,用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家庭科普心理健康、危机识别、《精神卫生法》等知识,使家长逐步了解并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二) 激活群团组织,发挥朋辈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的能动作用

高等学校群团组织不仅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组织者,也是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要组织载体,是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力量。应当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教育、团结和联系大学生方面的优势,为大学生心理成长服务。共产主义青年团、社团、学生联合会等组织聚焦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采用积极心理学视角,天然地适合在心理素质拓展、抗逆力教育、挫伤教育等领域发挥功能,并为大学生提供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学生间传播心理健康和危机预防的理念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让学生觉得更亲切和易接受^[27],其作用渗透于校园生活点滴中,是心理危机预防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青少年的自杀想法和企图更多会告诉其同伴而非成年人^[28]。在得知自己朋友有自杀想法的人当中,只有1/4的人会将此情况告知成年人。不愿告知的原因部分是顾虑朋友间的保密和信任,部分是担心成年人的反应^[29]。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利,是公民首要的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普及“生命健康权”意识,打消学生疑虑,建立学生和老师间畅通的心理危机报告通道,将会极大地促进心理危机的预防工作^[30]。一些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可以成为其伙伴在处于心理危机时的救助者,所以告诉他们如何有效的做出反应至关重要^[31]。夯实三级心理危机干

预队伍中“学生”一级,提高朋辈间关爱和救助的能力,将成为接下来工作的关键^[32-33]。

群团组织的成员通常为学生骨干,有主动关照他人的意愿,有为他人提供实际帮助的能力,有通过助人达到自我实现的愿望,且与教师、辅导员、学校管理人员交流更为密切,具备发现危机、上报危机、协助处理危机的基本素养。激活群团组织,提供必要的朋辈心理危机干预训练,使其与传统的班级干预网络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将极大地充实危机干预的学生队伍。

(三) 加强心理危机干预一线教职工的心理保健和权益保障

参与一线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易使一些责任心非常强的教职工身心压力过大、产生职业耗竭感^[34]。当前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着重关注对当事学生及家庭的干预,较少关注一线教职工的心理调适。在得知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时,一线教职工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压力并快速进入应激状态。在随后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理和身体能量会持续消耗。如果学生的心理危机导致了恶性结果,可能会使一线教职工产生巨大的内疚感和自责感。如果亲眼目击恶性结果,还可能使其产生心理创伤等。若此类心理不适没有得到有效调试,长期积累,易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加强一线教职工的心理保健和权益保障,重点在于动态关注他们在危机干预工作中心理状态的变化,难点在于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提供有效的支持。一方面,要权责清晰,合理分工,不把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全部压在个别教职工身上;另一方面要加强普及心理危机干预的科学知识的力度,既让他们掌握必备的干预技能,同时知晓在干预工作中自己能力的有限性,提高自我心理保健的意识;第三方面要在危机干预过程中向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支持和疏导;第四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对其绩效及休假等给予适当考虑。

(四) 有效联动学生校园心身健康数据

高校学生服务工作日趋精细化,已涵盖餐饮、起居、文体、医疗、勤助、心理健康、学业指导、职业规划等,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助力。随着信息化校园的建设和校园一卡通的普及,高校已实现对学生在校生活的动态数据实时记录。运用“大数据”思维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学生的生活习惯和规律,为校园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35]。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同样需要大数据的支持,用以

设计危机预警系统。学生长时间起居或饮食不规律、对课外活动失去兴趣、罹患重性或慢性生理疾病、家庭经济困难、心理状态不佳、学业或就业困难等都可能是潜在的危机信号^[36]。但由于职能分工有别,通常这些数据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导致心理危机发生前无法尽早预警、心理危机发生后无法快速读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学生情况只能“管中窥豹”的现状。

依托信息化手段有效联动学生校园心身健康数据,建立囊括个体学业进展、校园生活动态、社会(含家庭和人际)支持信息、身心健康记录等具有监测功能的指标的预警体系,合理确定各项指标的分级和权重。基于数据联动的预警指标体系,将有效地促进心理危机预防工作,极大地提高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效率。及早掌握学生的心理异常信息,并对预警信息进行快速甄别、合理分类、科学分析和全面评估,预判危机发生可能性,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减少或杜绝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如若心理危机不幸发生,也可利用数据联动全面获取学生日常信息,厘清危机干预思路,及时调动有针对性的支持资源,在最短时间以最低成本进行干预处理。

参考文献:

- [1] Everly S, Flannery B, Mitchell T.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 A review of literature [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A Review Journal*, 2000(5): 23-40.
- [2] 蔡哲,赵冬梅.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与调解[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4): 106-107.
- [3] 李涛. 构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EB/OL]. (2014-09-28) [2019-06-0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28/c40531-25749909.htm>.
- [4] 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 上海市高等院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指南[Z]. 上海: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 2013:2.
- [5] 陈进. 新形势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思考[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262-267.
- [6] 国务院.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EB/OL]. (2015-10-24) [2019-06-0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
- [7] 楼仁功,潘娟华.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探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06(6): 52-53.
- [8] 詹启生,李义丹. 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新模式[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5(3): 44-47.
- [9] 伍新春,林崇德,臧伟伟,等. 试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 45-50.
- [10] 樊富珉. SARS危机干预与心理辅导模式初探[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9): 600-602.
- [11] Myer A, Lewis S, James K. The introduction of a task model for crisis intervention [J]. *Mental Health Counsel*, 2013(2): 95-107.
- [12] 高雯,董成文,窦广波,等. 心理危机干预的任务模型[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7(1): 89-93.
- [13] 史占彪,张建新. 心理咨询师在危机干预中的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4): 393-399.
- [14] 纪宏. 高师院校大学生心理素质调查研究及自杀危机干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1): 8-11.
- [15] 李旭,卢勤. 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10): 1232-1235.
- [16] 曾庆娣.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综述[J]. *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版*, 2006(12): 52-55.
- [17] 李永慧.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伦理困境及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5): 85-88.
- [18] 崔玉华,方明昭,马长锁. 大学生自杀者社会心理因素和临床特点[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3): 177-179.
- [19] 杨颖. 高等教育危机干预体系困境与化解途径[J]. *求索*, 2013(3): 218-220.
- [20] 湛誉,朱惠蓉,成琳,等. 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学校协作现状分析——以上海高校为例[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11): 92-95.
- [21] 张海燕. 高校医教结合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探索——以上海高校为例[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1): 90-93.
- [22] 毕玉芳. “医教结合”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版*, 2013(15): 67-70.
- [23] 吴增强. 医教结合:美国波士顿地区学校心理服务系统考察[J]. *上海教育科研*, 2013(1): 30-34.
- [24] 周莉,雷雳. 美国朋辈心理咨询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15): 51-53.
- [25] 俞国良. 社会转型: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心理建设[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7(4): 47-48.
- [26] 李旭,卢勤. 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10): 1232-1235.

- [27] 姚斌,刘茹. 高校朋辈心理咨询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探索,2008(9):126-127.
- [28] Mette Y, Ella A, Keith H, et al. Deliberate self-harm in adolescents: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who receive help following self-harm and those who do not[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9(4):875-891.
- [29] John K, Elias M. An evaluation of a school-based suicide awareness intervention[J]. Suicide Life Threat Behav, 1994(3):224-233.
- [30] 王建国.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探源和策略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88-91.
- [31] John K, Diane M.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School-Based Youth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 [J].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1999(3):157-175.
- [32] 祝秀香,陈庆. 加强朋辈心理辅导工作完善大学生心理援助体系[J]. 中国高教研究,2006(10):67-68.
- [33] 金玲华,王艳. 当前国内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2):99-100.
- [34] 陶毅涵. 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危机预警模型研究与应用[J]. 教育现代化,2016(40):133-134.
- [35] 陈香,贾巨才. 大学生心理危机及其预警干预机制研究[J]. 教育探索,2005(6):110-111.
- [36] 黄蓉生. 以预防为主构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新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2005(8):21-22.

(责任编辑:邢云燕)

(上接第17页)

这两者都很重要,也可以彼此有益地共存。但是,海军学院未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培养忠诚并献身于海军事业、高标准履职尽责的职业军官”^{[5]348}。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马斯兰德,劳伦斯·瑞德韦. 军人与学者:军事教育与国家政策[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3.
- [2] John Lovell. Neither Athens Nor Sparta: The American Service Academies in Transition[M].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3] Gerardo Meneses. West Point and the Post-Cold War Drawdown[M]//Lance Betros. West Point: Two Centuries and Beyond. Abilene: McWhiney Foundation Press, 2004:248.
- [4] William Woodyard.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Curriculum of the USAFA[D].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1965.
- [5] Charles Sheppard. An Analysis of Curriculum Changes at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During the Period 1959 through 1974 [D].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74.
- [6] 姚羽.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研究[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4:98.
- [7] Larry Donnithorne. Preparing for West Point's Third Century: a Summary of the Years of Affirmation and Change, 1986 - 1991 [R]. West P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991.
- [8] Kirsten Keller, Nelson Lim, Lisa Harrington, etc. The Mix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Faculty at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 Finding a Sustainable Balance for Enduring Success [R].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3:11.

(责任编辑:邢云燕)